

中
·
国
·
短
·
篇
·
小
·
说
·
精
·
华

穆时英

短篇小说集

周 斌 / 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周
斌
编

穆时英短篇小说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I247.77 / 213
穆时英短篇小说集

周 斌 编

责任编辑：曾昭来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44 千字 印数：5,501-9,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657-2}{\text{I} \cdot 1321}$ 定价：12.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穆时英短篇小说集●

前言

在 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一个自觉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来表现现代都市人生活，反映现代都市人心态的小说流派——新感觉派。尽管它犹如夜空的流星一般，转瞬即逝，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这一流派的作家却以其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独特观察体验和新颖的技巧手法，构筑了一个奇特的文学世界，形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颇有特色的小说流派。穆时英，就是这一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曾

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

新感觉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一种独特表现形态，它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出现于日本，以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作家于1924年发起创办的《文艺时代》杂志为其诞生的标志。当时的日本，由于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使追求瞬间快乐和官能享受的颓废意识及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不安情绪弥漫一时，这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表现的人的异化、荒诞、孤独、压迫感等“世纪末情绪”是相通的，川端康成等作家便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等技巧手法与日本民族心理小说的特长有机融合在一起，借以表达这样的感觉、情绪和心态。他们不仅在创作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倾向，而且在理论主张上也对此作了明确阐述。如川端康成的《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新感觉辩》，横光利一的《新感觉论》，片冈铁兵的《新感觉派的主张》等文，均从理论上表明了他们的艺术追求，并明确提出“表现主义的认识论，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法，就是新感觉派表现的理论根据”，主张从主观感觉出发进行文学创作。虽然《文艺时代》杂志到1927年就停刊了，上述作家也随即发生了分化，但他们的创作和理论在日本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新感觉派是在日本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最早把日本新感觉派引入中国的是刘呐鸥。他是一个生长在日本的台湾人，曾在东京青山学院专攻文学，后到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1928年，他和施蛰存、杜衡等创办了第一线书店，同年9月，该店出版了他翻译的日本新感觉派的小说集《色情文化》；同时，他自己创作的一些带有新感觉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也在该店出版的《无轨列车》半月刊上发

表。不久，第一线书店和《无轨列车》均被当局查封。翌年，刘呐鸥等人又开办了水沫书店，该店不仅出版了郭建英翻译的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的小说集《新郎的感想》，而且出版了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这是中国第一部新感觉主义小说集。同时，该店还创办了《新文艺》杂志，发表了不少现代主义的作品和理论。此时，穆时英则以《黑旋风》、《咱们的世界》等作品，成为《新文艺》杂志的重要作者。尽管他这时的小说还不具备新感觉主义的特点，但在思想倾向、生活经验和审美趣味等方面，却与刘呐鸥、施蛰存等人相近。显然，这种相识相近为他们结成流派准备了条件。

中国新感觉派的正式结集形成，是以《现代》杂志的创刊为标志的。1930年，《新文艺》杂志被迫停刊后，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的创作探索无法深入进行。他们的一些作品，虽也能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但无法集中推出，产生大的影响。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创刊，新感觉派的创作由此进入了全盛期。穆时英出手不凡，后来居上，很快成为该流派的主将。他先后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小说，较突出地显示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其中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公墓》，被编者推为该期首篇，《编辑座谈》还有这样的评价：“尤其穆时英先生，自从他的处女创作集《南北极》出版了之后，对于创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修养，他将自本期所刊载的《公墓》为始，在同一个作风下，创造他的永久的文学生命，这是值得为读者报告的。”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街景》、《Pierrot》等一些被视作中国新感觉主义代表作的小说，都是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亮相的。同时，刘呐鸥、徐霞村、叶灵风、黑婴等，均相继在

《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带有新感觉主义特色的作品。而施蛰存则以主编身份充当伯乐，不断向读者热情推荐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作品。如在第2卷1期的《社中日记》中，他认为发表在该期的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是他从去年就计划着的一个长篇中的一个断片，所以是没有故事的。但是，据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就是论技巧、论章法，也已经是一篇很可看的東西了。”他还认为：“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中，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圆熟的技巧给予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很可贵的。”这些评价对扩大新感觉派的影响，推动其创作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同时，《现代》杂志还介绍了许多外国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如英国的詹姆斯·乔伊斯，美国的福克纳，日本的横光利一、池谷信三郎等。

与此同时，叶灵风和穆时英还于1934年10月创办了《文艺》画报，虽仅出了四期，却也刊登了穆时英、刘呐鸥及日本的池谷信三郎、崛口大学等人的作品，在推动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5年后，随着施蛰存、杜衡退出《现代》杂志编辑部，穆时英和刘呐鸥也少有新作问世，中国的新感觉派便解体了。

二

穆时英（1912—1940）是中国新感觉主义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浙江慈溪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29年开始在《新文艺》杂志上发表小说，其创作经历了一个发展转变过程。1932年湖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

《南北极》，收入五篇作品；1933年该书由现代书局再版时又补入了三篇作品，因为作者认为：“这八篇东西的气氛是一贯的。”这些小说并未显示出新感觉主义的特点，它们大多以闯荡江湖的流氓无产者为主人公（或以下层受压迫者为主人公），着重表现其不满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所采取的一种自发的反抗行为，而这种反抗行为往往带着盲目性和疯狂性；同时也描写了他们酗酒、斗殴、赌博、嫖妓等一些陋习。作者较纯熟地运用了都市下层民众的口语，使之与所刻画的人物和所表现的内容和谐一致。在三十年代初刚刚掀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这些作品受到文坛的重视和好评。钱杏邨在《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一文中，就认为穆时英是该年度文学上有重大成绩的新兴作家之一。但是这些作品的品味与当时的普罗文学是有差别的，穆时英笔下时时流露出对流氓无产者病态人格的偏爱。这在《南北极》中最初的几篇小说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后来补入的三篇作品，是他接受了左翼作家批评后创作的，在内容上就纯正、干净得多了。

与刘呐鸥、施蛰存的接近并受其影响，穆时英开始自觉地学习借鉴日本新感觉派的小说技巧，以此来描写现代都市人颓废失落的心态和追求疯狂刺激的心理。他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公墓》（1933，现代书局）、《白金的女体塑像》（1934，现代书局）、《圣处女的感情》（1935，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在小说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刘呐鸥，成为中国新感觉派最重要的作家。杜衡当时就曾指出：“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在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能

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这是时英。”也有评论家说：穆时英是“满肚子蝇口大学式的俏皮语，有着横光利一的小说作风，和林房雄一样的在创造着簇新的小说的形式。”

综观穆时英的新感觉主义小说，可以说，以快速的节奏、跳跃的结构和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去表现半殖民地大都市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和世态人情，特别是各种畸形的、病态的现象，乃是其主要特色。例如，夜总会里聚集着一群生活失意和精神空虚的人，他们以寻欢作乐、追求刺激来弥补痛苦的心灵(《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姨太太和大少爷乱伦，在纸醉金迷中演绎着荒唐的爱情游戏(《上海的狐步舞》)；一对孤独的人在舞场不期而遇，一夜风流后又各奔东西(《夜》)等。在作者笔下，感觉与意象巧妙地组合成一个个带有强烈动态感的社会场景，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光怪陆离的人生百态，渲染了半殖民地大都市独有的氛围与情调，折射出都市人混乱的价值观和焦虑失落的心理。

其次，把丰富的想象和新奇的印象交织为一体，把主观的感觉与客体的描写融合在一起，在不断变换视角的过程中构筑其独特的艺术世界，乃其小说的又一显著特色。如在《Pierrot》中，作者描写夜上海的各种风景和各类人物的活动时，曾这样写到：“街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的醉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法眼，电影院的奸猾的三角眼，饭店的朦胧的睡眼……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里也展开了都市的风土画：植立在暗角里的卖淫女，在街心用鼠眼注视着每一个着窄袍的青年的，性欲错乱狂的，棕榈树似的印度巡捕，逼紧了嗓子模仿着少女的声

音唱十八摸的，披散着一头白发的老丐……”显然，由这些各色眼睛及眼中所看到的各种景物组成的夜上海的片断风景，既折射出了作者厌倦而烦乱的情绪，反映了其变形的感觉；又是作者的主观感受渗入客观事物，不断变换视角的结果。这样的描写别具一格。

另外，注重对人物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表现其微妙的心理变化，也是穆时英部分小说的特点。如《白金的女体塑像》中对医师潜意识和隐意识的描写就非常细腻；而《圣处女的感情》、《玲子》等一些抒情气氛很浓的小说，对人物也有较细致的心理分析。

当然，穆时英的小说也有较明显的缺陷，如前所述，他早期的一些作品虽然写出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表现了自发反抗，却流露出浓重的流氓无产者的意识；他后来的一些作品也存在着较突出的颓废、悲观、绝望的情绪；在某些艺术细节描写上，也有一定的色情倾向等。这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上的变化是有关系的。1933年后，穆时英担任了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生活上也失于检点，这自然影响到他的创作。

为此，我们今天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也应该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正确评价其小说在发展中国现代都市文学方面、在创建新的小说流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要看到其作品所存在的问题。一味肯定或一概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妥当的。

三

关于本书的编选工作，要向读者诸君作以下说明：

1. 本书的作品主要选自穆时英的四本小说集:《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和《圣处女的感情》,每篇篇末注明出处。篇目的排列先后,大致按创作发表的时间为序,由此可以看出穆时英的创作发展过程。

2. 入选作品除订正明显的错讹之外,其余均保持原貌。

3. 为能全面反映穆时英小说创作之风貌,编选时尽可能兼顾其题材、形式、技巧的多样性;既以新感觉主义作品为主,也不忽略其它风格样式的作品。

本书的编选工作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祈盼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周 斌

1996年5月于上海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穆时英短篇小说集●

目 录

前言 [1]

黑旋风 [1]

一个痴情男子负心女的故事，一个为江湖义气打抱不平的故事。

南北极 [16]

社会的贫富悬殊，犹如南北两极；不满现状的自发反抗者，在盲动无奈中求生。

偷面包的面包师 [50]

劳动者辛勤创造的财富，自己却无权享受，面包师的遭遇将告诉你这一切。

断了条胳膊的人 [64]

贫贱夫妻百事哀，更何况伤残加身，失去工作，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公墓 [89]

在“雨巷”式的情调氛围中，铺衍一个婉约哀怨的爱情故事。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111]

在五光十色的夜总会里，汇聚着一批生活失意的人；他们在寻欢作乐和追求刺激中，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剧。

黑牡丹 [136]

被生活压扁了的疲倦的舞女，在不幸中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驿站。

夜 [148]

四海为家的水手沉溺于酒吧舞场，与孤独的舞女一夜风流后又各奔东西。

上海的狐步舞 [158]

半殖民地大都市的上海，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被高高

地捧在脑袋上面。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171]

一个把男子当作消遣品的女子，在游戏人生和追求刺激中走向堕落。

白金的女体塑像 [199]

医师面对女病人白金般的裸体，内心展开了本能与理智、情欲冲动与自我抑制的复杂过程。

父亲 [210]

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里，人情比纸还薄；疾病缠身的失势老人，只能在孤寂和痛苦中度完余生。

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 [228]

当法律和警察被权势与金钱操纵时，正义根本无法得到伸张。一个舞女的不幸遭遇，即是最好的佐证。

街景 [245]

在浮着轻快秋意的都市大街上，变幻着一幅幅不同意蕴的生活场景。

空闲少佐 [253]

战争无法摧毁人性和良心，日军少佐在爱国与反战、服从与背叛的矛盾冲突中，只能以自杀解脱。

Pierrot [281]

理想中的情人原是个放荡贪财的浅薄女子，一心为群众斗争的人却受到不应有的冷落，世事实难预料。

圣处女的感情 [314]

信仰压抑着两个圣处女怀春的情思，她们只好在梦中与白马王子相会。

玲子 [322]

大学校园里一段朦胧纯真的爱情，永远铭刻在心灵深处。

烟 [329]

企图经商发财而又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在商场竞争和朋友欺骗中，美好愿望如烟雾般消逝。

附录 [339]

中国短篇小说精华

●穆时英短篇小说集●

黑 旋 风

汪国勋！这姓名多漂亮，多响！

他是我们的老大哥。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他都说得出；据他自己说，小时候曾给父亲逼着读完《四书》、《五经》，但他的父亲一死，他所读的也给他一起带进棺材去了。他把武松钦佩到了极点，常对我们说：“真是个男儿汉，不爱钱，不贪色，又有义气！”

他孝极了他的母亲，真听她的话。他到处学武松，专打不平。我们中谁不爱护他？他真够朋友！赵家渡里哪一个不知道汪大哥？但他也有坏处，他就爱女人，爱极了那个牛奶棚老板的女儿，她是在丝厂里当摇车的。汪大哥和她是从小在一块儿玩大的。那牛奶西施真是美人儿，你知

道，我是不贪色的，但我也觉得她可爱。

我们厂里的放工时候比她的厂早半个钟头。我们放了工，总坐在五角场那儿茶馆里喝着茶等她。五角场可真够玩儿的。人家把我们的镇叫做小上海，五角场就是小上海的南京路。中间是一片草地，那儿的玩意儿多着哪，有卖解的，瞧西洋镜的；菜馆的对面是影戏院；电车，公共汽车绕着草地驶；到处挤满了人力车，偷空还来两辆汽车，脚踏车；到了三点钟，简直是挤不开的人了，工厂里的工人，走的，坐小车的，成群结队的来，镇末那大学校里的学生们也出来溜圈儿，瞧热闹。大学校里的学生，和我们真有点儿两样。他们里边穿中装的也有，穿西装的也有，但脚上都是一式的黑皮鞋，走起路来，又威武，又神气，可真有意思；他们的眼光真好，我就佩服他们这一件本领，成千成百的女工里边，哪个俏，哪个村，他们一眼就瞧出来，一点儿也不会错。

话说得太远了。我们抽着烟，喝着茶，凑着热闹，听着旁人嘴里的新闻，可真够乐儿哪。镇上的新闻真多，这月里顶哄动人的是黄家阿英嫁给学生的事情。阿英，也是镇上的美人儿哪。谁不想吃天鹅肉？后来她和学生勾搭上了，谁不议论她？谁不说她不要脸的？你知道，我们镇上的人，除了几爿小烟纸店，谁不恨学生？学生真是不讲理的，跑出来时，横行直冲，谁也不让。你要冒犯了他，高兴时就瞪你一眼，不高兴时，那还了得，非把你逼到河边去不成。你知道，我们的镇一边是店家，一边是河，河里小船上的江北妇人可真下流，把双臭小脚冲着你，那可要不得。

话又说岔了！我们在茶馆里等着，牛奶西施远远的来了，我们就对汪大哥说牛奶西施来了。他就一个箭步穿出去，凭他